

舞動人生

多元舞蹈融合

Fusioning the Multi-Cultural Dance

■ 王雲幼 Yunyu WANG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教授

■ 周素玲 Su-Ling CHOU

高雄市左營高中舞蹈班組長

藝術要求創意，做前人未曾做過的，是標新立意的。「個體」似乎是藝術家的代號，「獨特」猶如一個神聖的字眼，使得藝術家感到榮耀，捨棄世俗一切，奮力前行。曾幾何時，這些代號已不再是必然附屬的標誌，我們被要求與眾人融合一起。創意的另一面，不是個人，而是與人的結合，與社會共處，與世界溝通，接受各種文化，尊重並且吸收。

筆者兩人，應世界舞蹈聯盟 (World Dance Alliance, 簡稱WDA) 之邀，參加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年度大會，由亞洲各地前來的舞蹈人士包括：柬埔寨、泰國、新加坡、韓國、香港、日本、印尼、澳大利亞、菲律賓及馬來西亞本地人，濟濟一堂。會員國中，中國、印度、越南及紐西蘭出缺。大會分三天進行，第一天參加人員是各國WDA的會員，當日並進行選舉

下一屆的主席、副主席、秘書、司庫及四位亞洲分區代表；在眾望所歸之下，在馬來西亞大學任教的安尼斯博士(Dr. Mohol Anis Md Nor)就任主席一職，台灣代表王雲幼則榮幸被推舉為副主席，馬來西亞華裔舞蹈家穆長青擔任司庫，負責財務管理，四位分區代表則為澳大利亞雪瑞·史塔克 (Cheryl Stock)、印尼薩爾 (Sal Murgiyanto)、香港白朗唐 (Tom Brown)、菲律賓巴西里歐 (Basilio Esteban Villaruz)；至於各會員國代表，則仍舊維持，不予更動，台灣代表為平珩，此次由周素玲代替出席，表示台灣對世界舞蹈聯盟的永續支持。本次會議除選舉外，另一項重大議題是修改組織章程，為了因應潮流，也為能擴大組織，吸引更多的舞蹈同好參加，執委們企圖除原定的國家代表外，納入各國的舞蹈組織或協會成為會員代表，以豐富組織成員並拓展文化藝術交流的內涵及層面。

主辦單位馬來西亞舞蹈聯盟



(MyDance Alliance)除了辦理聯盟圓桌會議外，同時並舉辦舞蹈論壇(Seminar)、馬來舞蹈節(MyDance Festival)及舞蹈研習營(Workshop)等活動。一整天的舞蹈論壇(Seminar)於馬來西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的藝術中心辦理，共有三段分有六位論文發表者，由三位資深舞蹈學者擔任引言人(Moderator)；馬來舞蹈節(MyDance Festival)於三個晚上在演員劇場(Actors Studio Bangsar)舉行，由本地的編舞家及舞團共同參加演出，呈現各式風格的作品；舞蹈研習營(Workshop)共辦理三天，提供印度舞、現代舞、中國舞、爵士、舞蹈與音樂、波拉蒂舞蹈復健等課程，供當地人士參與，全以英文教學。


以「舞出多元面貌」(Diversity in Motion)為議題的舞蹈論壇，由安尼斯博士(Dr. Mohol Anis Md Nor)主持，議題著重在討論馬來西亞的「現代舞」及「當代舞」之現景與遠景。首先被

澄清的是「當代舞」(Contemporary Dance)，表示此刻在馬來西亞已然出現各種參雜了「新的」、「當代的」舞蹈，與傳統的、古典的固定舞步是不同的，有的仍十分接近傳統，有的跳脫許多，可能是意象的，但仍可看出古典的風味；至於「現代舞」(Modern Dance)的定義爭論較多，有一位年輕的發表人將任何西方傳入的舞蹈均定為現代舞，立刻引來資深馬來舞蹈家莫瑞安(Morion D'Cruz)提出反駁，她認為現代舞有可能是族裔不同，不需經過西方取經過程，自己研究創造出的。有一個定義是大家的共識，那就是「現代舞」是要表達及呈現一個觀念，要有創意，可以是抽象、也可以是具象。

馬來西亞的華人舞蹈，在論壇中被提出是深受雲門舞集的影響，這種說法，筆者在一九九九年新加坡的論壇上也聽到過，由於地理及文化演進時代不同，台灣的現代舞在亞洲的確



世界舞蹈聯盟核心會員國代表們在會後合照。(周素玲攝)



具有引領的地位，除了雲門之巡迴演出，錄影帶的發行，學者的論文呈現，加上各家百花齊放，躍躍於跳脫出雲門一家，是很有關連的。雖然我們可以自豪於現有的引領地位，可以冷眼旁看馬來西亞的現代舞、當代舞的演進，可以評論他們的舞蹈創作及表演尚在啓蒙階段，也可以如印尼薩爾博士(Sal Murgiyanto)所說的「縱觀此次現代舞第一夜的呈現，雖然手法技巧有其獨特之處，多元文化也很具其根本及原始性，然舞作的表達仍需努力於發自內心的感覺，而不只是外在的表現(not enough of looking inside,.....)」。然而筆者們認為馬來西

亞的舞蹈，與幾年前所看到的，已然跳脫一大步，由各地留學歸國的舞蹈人帶回各地的觀念，其所受到的影響，不只是台灣，已顯然可見美國東西岸、香港、英國、澳洲之影子。

連續三個晚上在演員劇場(Actors Studio Bangsar)的馬來舞蹈節(MyDance Festival)，共呈現了二十一支作品，由二十二個本地的編舞家及舞團共同參與，二百五十個觀眾席上，擠滿了本地愛舞者，舞台呈現出如節目單中所說的「具有多元文化的舞蹈景觀(Rich diversity of our dance scene)」，各馬來編舞家以各自華裔、印度、印尼及本土馬來(或稱為馬來原住民)的文化根基出發，顯現在現代舞的作品中，引起了世界舞蹈聯盟與會的舞蹈人士的驚嘆。馬來人中包含了三大人種 — 華人、印度人及本地的馬



新任世界舞蹈聯盟亞洲分會主席安尼斯先生在馬來舞蹈節的學術論壇中講述馬來舞的柔和、優雅之風格，演講中並有示範動作。(周素玲攝)

來人，因此其文化是多重融合的，包含各民族的精神及元素，其舞蹈動作很有原始性，也非常強勁，在融合過程中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以三天的演出看來，融合中較多仍為外在的表現，以舞蹈動作及步伐的元素居多，服裝及音樂則為兩極化，或是純現代，或是維持傳統，舞蹈結構則顯見西方的影響，脫離傳統的隊伍排列及左右對稱等，雖仍有部份傳統式的型態出現，然可看出亟於跳脫包袱的努力。三晚二十一支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各式馬來舞步、印度舞步以及中國舞蹈，代表各民族文化精神的道具也穿插其中，其中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 「ASHTAPADI」，編舞者也是舞者的Ajit Bhaskaran Dassj運用了印度傳統舞步中Bharata Natyam 及 Odissi古典舞風格，重新組合，呈現出讚頌詩內的印度教中的克里希納(Krishna)的多種面貌顯示，觀眾不必全然了解主題，但這位傑出的表演者Ajit將角色變化，運用其高超的手法，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亦男亦女、亦人亦神的舞動、表情，其舞台空間的流動，精力的伸張及時間的精確性，早已使觀眾進入一個融合語言的境界。華裔舞蹈家穆長青本身是舞者也是編舞家，她的作品 — 「誰是第一名？(Who is no.1?)」，不僅運用了中國龜兔

賽跑的故事，也配上了中國音樂，舞步則運用了大量的中國舞蹈；另一支她和A. Aris A. Kadir合編的作品 — 「Rosak」，純西方的現代舞動作群舞之後，出現一位穿著融合各民族服裝的舞者在台上舞動，頭頂馬來頭飾及國旗，印度上衣搭著中國古典長裙，腰繫各類飾品，手持中國彩球，在群舞的環伺下，我們清楚的了解編舞者的意涵，也感受馬來西亞對外來民族及文化的包容，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根植本身的文化並汲取外來的精華相互融合，該是學者及藝術家們共同努力的課題，或許現今的問題並不顯現，然在西方強勢商業及文化的衝擊下，融合文化如何根植本土，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馬來西亞寬容的融合性中，個人的獨特性依然強烈，先天三種民族(中華、印度、馬來原住民)一直相互包容的特性，再加上近年來英語成為與馬來語共同的國家語言，人人都具有相當優越的英文能力，容易帶領他們進入世界各種文化，也引領他們快速進入世界相融的腳步；會議中一再提及的人文教育，與舞蹈學術研究的探討，已與台灣近幾年的步調平行，台灣舞蹈藝術工作者，必需加快速度，否則現今的領先者，可能要回頭跟隨別人的腳步了。